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雜著

鄆州谿堂詩并序此篇分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曹濮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

夫扶風馬公為鄆

等使鎮其地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

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

之職

分而殘其帥

鎮魏不悅於政

相翦繼變

馬使朱克融

囚其節

徐亦乘勢

遂帥自置

於三方

鄰望之若防

之制水恃以無

恐

根柢皆驕以易

然而公承死亡

之後撥拾之餘

剝膚推髓公

私掃地赤立新

舊不謂保持萬

目睽睽

謂析李師道所據

三州為三鎮馬總

節度觀察

天平軍上即位之

安下或

也適四年矣治

力以供國家

于時沂密始

其後幽

州盧龍

節使

復歸於

徐亦乘勢

遂帥自置

於三方

鄰望之若防

之制水恃以無

恐

根柢皆驕以易

然而公承死亡

之後撥拾之餘

剝膚推髓公

私掃地赤立新

舊不謂保持萬

目睽睽



此邦是牀前件介

貓相乳有說字

司徒比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母一母死

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乃乳其子若聞之

起而若聽之而若救之無而下而若救之無而下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

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也字夫貓人畜也

非性於仁義者也句其感於所畜者乎哉比平王

牧人以康伐罪以平此或作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

道乃行父父子兄弟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

中一家猶一人夫如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

及豚魚非此類也夫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比平王客有問

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於子孫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

可知已既已二字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

進上策問十二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

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

者也吉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

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書與易春

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矣悖如此欲人

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一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

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

之也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下或有

下或有

下或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
二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
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
可見矣夏殷之書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
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遠下句無然字焉或作鳥
屬下句句似其下疑當有一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
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
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
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爲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
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宋魯之君不賢乎
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頌
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揚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
天下成化而從焉孟子辨而關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其時字

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其時字其所守者
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關之者何說或

或作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
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

救之乎尚在句以關抗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
不補入其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
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

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
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句無而字已作身。

是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

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
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
於舊說名或作無而字其或作於矣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曰字或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
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
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今將自州縣始請

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
友者爲誰乎而或作所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

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禮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
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無有字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
銜測持銖切讀其書亦皆有人焉爾字或自晉下謂元

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
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有倍或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

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

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
作以委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

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
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易上或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
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

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

二或作非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

之交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野下或有其易

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无所

問人之仰魚向切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

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

或有有在字費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

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

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

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

作民此試進一七當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

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

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

五色出納五言封諸本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

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

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抑其下或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

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或作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

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

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

樂於萇弘是也字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

无下或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
問食粟衣於既切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
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
母之於子皆一作有具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
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不然則
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爭或作諫書論曰日本及歐公与
范司諫書論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以
或无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无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

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歸得為有道

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

德不同也並无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有以字事

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陽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音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秩下且吾聞之有官守者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秩下且吾聞之有官守者

不得黔門下或被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

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目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句有自字若下無也字云

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

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亦下或且陽

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鳥得以自暇逸乎哉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或字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及言以招驩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國是以見殺而或言於亂國傳曰惟善

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

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字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率下緇也此皆

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

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

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

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作云傳稱舉下緇者緇

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也字

故下或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

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

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

曰稱緇者謂其服之輕也

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
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
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字或有不字子思曰三年之喪

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
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
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下而不

葬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
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
以是知其至少也是字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

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
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无故字左氏當
有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
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

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遷下其著者施以陰陽畏
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以三
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

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
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除而

下或有之字更下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也
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
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

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
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
何以似或作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

終三或有不字曰妻為夫
何如曰如子或有不字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

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一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駁奔走
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
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駁奔走亦不可以不
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貪填閑而教之
行事子或其勤鉅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
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
以通經率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子書皆有
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
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
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國或作國然則奉宗廟

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
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或无然字費今議者謂學
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
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初或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
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率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
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
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
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豐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
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
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
非此下其字疑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
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賤而齋郎之實猶

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其數或作數知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

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哉計此或作然

所謂利不百不交法工不什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

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夫或作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

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設此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

禘祫議

內皆作禘祫○今按篇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

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

肅敬祀事宗下○有唐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

而通於冰霜詩篇等於賦制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

在擬議不敢自專疑律求殿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

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

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今按官

不及或謂而自言今輒先率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

懿唐武德始立四廟宣帝為獻祖元景皇帝為懿祖廟主宜永

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作之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

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祭焉○作登焉詳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

以為不可有諸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善音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

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存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

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相之祭於京師列於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

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詳諸本亦作違以開抗蜀苑

改也其泉賦練低郊禋神所依也詳諸本亦作違以開抗蜀苑

音禋泥与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处不即去也四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爵乃獻懿之子孫也雖字其於

於其作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於其作井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

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

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四字之遠作遠

之今詳四字祭法本以之備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

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作禮

別廢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无其所若

以无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

其說如此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祿者蓋以紀一時之宜

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

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又常祭其眾

合祭其寡則是太祖所祿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願

祭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諸室四時之享則唯獻祖不

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廢祖不

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獻祖太

以下皆序昭穆南此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季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說獨深得夫子之意辨本反始不忘具所由生之本意實可為萬世之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變者其謂此類也故推之以其文字簡嚴讀事異般周禮從而變者亦不遠也故推之以其文字簡嚴讀事異般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辨術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誠爲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胡或作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

爲過也

辨字精詳

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

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上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

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

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亦不或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字不

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
骨肉及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聞其死則
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
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
變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類下或有於字
或作服稅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這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
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
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
愈再拜

大學生何蕃傳

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

詞則實傳也况有諸本可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

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其說文廿音入二廿并也亦先

合切三十三之省梗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發者正作

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日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

而以廿為一字大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來字唯孔左承碑

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齊碑薛助數碑石本亦皆然

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從

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

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

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并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作

升之聞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

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各下或為字立下或有為禮部

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具或初

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聞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

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

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堂舍學於是大學六館之
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
論字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
昔生或作休生魯國陽下注魯字下同
不當作注
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
歸哀其孤而字焉
九韓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
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
陽蒼生曰朱泚州禮之亂太學諸生率將從之來請起蕃
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
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警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
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而下
或預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有
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
其無傳焉
无下或

答張籍書

籍情公書云古之賢教善事勤言語无費指亦以
善教所不以施說相与不間塞於他入之說其
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就字而拒其
者焉所謂取人以古人之道也蓋聖人之道發於
以爲也宣尼沒後揚朱墨墨復存于由秦氏滅漢
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由秦氏滅漢
重以黃老之清教使人淺或揚進作法言而辨之聖
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
中國之言善者惟二若而巳矣昔若聖人之法以天
下之言善者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當於
生之道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當於
因人資善而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當於
器用至於人精則溺乎異季而不由乎聖人之道
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流于出而邦家亂
周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于
莫有言聖人之德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昔
聞之夜怪而不信徒相為警終无得於教也

聰明文章者與孟軻揚雄相若蓋為書以只存聖
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李之所為
乎曷可俯仰於俗器為多言之也此見執事多尚駁雜
人之道者其亦宜由之也此見執事多尚駁雜
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
德以商論之際或不答人之知如任私尚勝者亦
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人之知矣有德者不為
以為為術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
也今執事為之以發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
事言論文章不深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識其然且
實之守常者篇末未為得也願執事繼博塞之好棄
墨老釋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
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
置不執事而為之盛衰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籍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今按人字或作衆人
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及聆其音聲
良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

卷之十

十一

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體灑然若執執者之濯清風也然吾
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踴躍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
有異乎此也見上或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
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
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
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
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
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元下或
得下或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
之未至也未至或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
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
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寶駁
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或下或無復出人字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言或九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一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
事以導進之分復賜賜或下或無復出人字折教之使昏塞者不
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申其說焉夫
老釋惑乎生人父矣誠以出相公化而莫之知所
以父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
有告焉今以爲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
此而止未爲至也一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
之道可以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
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
之家至而論之乎故曰莫若寫書爲論者又豈可以
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書而不知者則可
止要則或爲聖人之道矣傳焉上之受也或從事
於所爲或終無所獲矣今執事若待五六十年後
於所爲或終無所獲矣今執事若待五六十年後
有所爲或終無所獲矣今執事若待五六十年後
海耳年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

或有不後有可追乎天之与人性度已者器也
必執事而後有成立者昔天之子庶幾豈待五六
乎執事而後有成立者昔天之子庶幾豈待五六
子矣其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讓於
者以於其師人之後聖人也古之孝君若父子之
必資於師人之後聖人也古之孝君若父子之
以則其師人之後聖人也古之孝君若父子之
之世則其師人之後聖人也古之孝君若父子之
喪侵不揚揚者揚揚之徒後其徒爲之也後者
特孟軻之門人必不其論者以只聖人之道也
於理未嘗聞以駁難無矣君若子發言率足不遠
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接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
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
於衆是職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或下或無復出人字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
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或下或無復出人字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

書出焉其所以慮慮之道微也或无無今夫二氏之所宗而

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

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

其聲哓哓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

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

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

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

其甚作窮皆非是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

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父也

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父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父也

下二及乎並作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

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

志未可知踐五六十年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

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

其何或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

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七或无商字

或无然字或无非好己之道勝也若夫不勝則無以為道吾

豈敢避是名哉若夫不勝則無以為道吾

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及之

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者不為
虐考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
思乎也能字本皆作爲因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
季本云論衡非用戴引此以謂重仲舒不窺國事正作能字乃是非但
自用論衡非用戴引此以謂重仲舒不窺國事正作能字乃是非但
應合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元理之論衡也况公明然不
亂曰而所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理之論衡也况公明然不
依孔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之不理之論衡也况公明然不
信於下或有爲字一本本作鳥害其爲道哉孟君將有所適思

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頁九

書

與孟東野書東野或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或以吾

以余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或其於下人人

非是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

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行下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

見前已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从之作今今按上語去世相濁

即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舊足下之道其使

吾悲也無使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汶來

于此送於或作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

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

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

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

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

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

待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尺時作時尺

每得愈再拜可數

愈再拜

愈再拜

愈再拜

愈再拜

愈再拜

愈再拜

不得字 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
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今
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
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作清或當朝廷求賢如
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
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書或若字或無
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或
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左或雖使古之
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
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其光二字雖使古之
簡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
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
不足以賄左右之價悉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或

不稱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
下載或作冊古字通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
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國如家如閣下者或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
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
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
沮竄亡龜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
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
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
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丁五篇謹非敢以為文也

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或作書云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

心或作全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屯屯名如唐子孟

立而拱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

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

試辨之或不敏免陰類也又窞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

色絕其群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

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符離

也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

也有安阜之嘉名焉安阜嘉名也

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

血斧鑽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血斧鑽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

本也本也

武張而武張而

分張而分張而

則以本用論則以本用論

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

白微識蒙念白微識蒙念

之責而默默耶之責而默默耶

上兵部李侍郎書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

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奉覓

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

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

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

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

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

本好文學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

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平事業而奮發

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

不類非是以三本云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

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私自憐悼

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

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幸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

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句為或伏以閣下

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下賢也

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自有而字者為正或皆無

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

化之日出言率事宜必施設宜或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

之力箠戚之歌明鄭切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

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

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

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無愈二字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

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

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

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

以微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

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或無後出古賢公御

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揚子書

此書答揚子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海之誦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竒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舜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颯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翔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其李下或無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

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是或復有以字非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或注頌字音由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頌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蔡琰字文姬中郎將也與平中設於南甸數十年移族從井與京兆書後族從以京兆人可考或移族從於京兆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

有不便於已輒止私情閣下所宜憐也以閣本先分司郎

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俞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

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

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其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

明不蒙察允遂以慙歸他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

病告鴈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

祭幸甚幸甚閣九情字解无符察二字府或作特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厚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

荅效元代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

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

是亦口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元今雖蒙沙汰為縣

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

所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

外下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

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

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

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

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

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雙流

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

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

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

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於字必諸

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黷黷上郭感切下古
至其黷黷元夜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
陰翳曰青黑也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
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字為句語亦太煩又愈
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
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更得一事為名可自能去不啻如棄
涕唾無一分顧藉心能從閣本名能字下而名字下更
无下罷字○今按此能字皆不可讀但別本依得一事能
名可自罷字○今按此能字皆不可讀但別本依得一事能
各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畧无疑滯今以此按此
於朝野或抵上而論時事及職事則皆不知何故如此大氏公
其多語此一篇亦其類也切意讀若履其无奇而輒改之故
至此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
揮愈惶懼再拜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此卷文字多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等字樣。其餘文字多為小字或殘缺，無法完整抄錄。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

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詩之序曰菁菁者我樂育

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其詩曰菁菁

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我

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

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

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

之辭也或既字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

以寵貴之云爾錫之賜也以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沈沈沈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載載也沈沈

也沈沈沈沈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

沈沈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

心美之也冠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

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

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

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

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然則下或无孰能至相乎七字則本云幸今天

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

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為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

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而字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

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

抑

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作或居窮守約守字亦時有感激然

對音奇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請

張請音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

吏部萃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其可懷宮或作宅

之官本無行語公苗蕃誌无官以歸今本亦說則周矣字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

濱於死而益困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

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

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

其亦可矣子下或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君字或在

子下別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的人生七年

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

亦不獲其所矣十一或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

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志上或有其字洪

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

外皇則受之二不字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

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君上或抑又聞上之設

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私

費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且下之修己立誠必

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

於利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

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其致或苟以是而

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

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讓於自進也

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夫下而

天下從焉其化上。當辨有則其字作因人之所欲為而遂。雖之

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

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

蓋闕焉。求下。亦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

之道禮之。而不來耳。有家下。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

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

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麋狍之與。居固自以其

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今按後卷

馬宿書云。委曲之語也。承意則諸本。非是。而方聞國家

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聞下。或試之以

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

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

密。其影響昧二。惟恐聞於人也。惟恐或作之。思。今若聞有以

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而爵。或作无。而枯。擣沈溺

魁闕寬通之士。必且洋洋二。焉動其心。峨二。焉纓其冠。二。焉

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

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

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

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

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也。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

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无。或作伏。無干

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

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

所為死向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

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

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

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

而之下有較字或作人而下无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

則正与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

竟其語若况注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

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

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

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甚二字也又行且

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

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

救歟有之字或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

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

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

知子矣如時不可何謂愈下或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

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而足字相上或作賢字若所謂

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位者下也字或併无

之耳非也四字之為目二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

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

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任未仕者或无使及一

作聞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

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

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或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問下愈聞周
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
其髮或無其字或作握也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
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或在或天災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露被者
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
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
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
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
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
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
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動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
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
賢才豈盡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無字四海
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盡具矣於時變昆
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
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露被者豈
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
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
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或此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
宜引而進之然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

命四十餘日矣作日或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

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

察之或无此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

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

則宋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

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有道下山林

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

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

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或威尊

尊威无已愈再拜

作无文非愈再拜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勳得足下陝

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

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閉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

發後已卒不能成就其說開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

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宋人書帖多用以記僕

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金

行或作亦當或作新或作與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

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

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

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

正元八年登進士第十一年公退

如此此其所以卒為唐儒宗李者仰之如山斗云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如公時自退

書未嘗一得其門戶無字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
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自也字僕雖
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
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
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懼足下以吾退
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勉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
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字
多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
我謝焉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顛狼狽失其所操持
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
而馳者也及地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

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
道得矣得於上或無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
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
以丈夫期我也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僕始年十
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
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善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
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
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
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
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同下或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
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
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

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

月類於或有因字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

非者也或因字或所字因復承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

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

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

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迂相如揚雄之徒

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无相設使與夫

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无進然彼

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

哉五或作數首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天之目而為之憂

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

其大得蓋欲以司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其他可否

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

必踐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

勅者再刖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玉人或作良下刖无見字

有而字病心作痛或作同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

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辰尤僕之

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无足

无復出為字或併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

有被甲執兵者或无曉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

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无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

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

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

然上或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

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刑或士固信

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或九此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關何下而恭也而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

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列或作抑愈所謂望孔子之

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作有也雖

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年生所為者與

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漸勝於人而取於人邪

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邪取於人或无也漸勝於人而取於

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

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言者下或作有養其根而竅其實加其

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

其言諱知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或

雖雖然愈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取或

聖人之志不敢存或雖若志行若遺灑乎其其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者身其

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前也如是

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誠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

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或如是者亦有年

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乎心而察之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或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然吾身而已矣

源或作作其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

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清濁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則用則有邪字或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施諸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或有人字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答胡書

谷下或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必欲也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

余之不爲也猶疑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其思上或有求字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或無有字不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聲聲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曾中矣云上又無籍字

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有朋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

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

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无數日籍益聞所不聞

或作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

有之作籍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有眼而字曾

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

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曾中之音乎因飲泣

不能語人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

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

作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

其當人之盲於心者皆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

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是則幸未

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

見字致或作置字籍又善於古詩白樂天贈復詩云

工樂府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鼓之座

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

敲金擊石也或作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因故

樂工皆盲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

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言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

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賦下或籍

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

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再拜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
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
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
庸衆人苞或作包或有復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
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
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本亦在既沒以下入字非是與故
以抗本亦作以然觀若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
聲容况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以辨
關於不作命解云元賓所命意於解也。今按此文辭指李
生所作此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解亦
野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乎子之言以愈所
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
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辭
為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

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或作樂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作有商字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
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龔求道於盲
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元有字。今
此句其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
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
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
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
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
善哉焉或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能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
不以累于其初謂下閣抗不所謂待己以信者已果能之人
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誠信哉信乎已

而已矣○以問抗本元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雖併上已字亦

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

也後一或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

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

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必誠者不

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

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利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

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

猶守是說而談見焉或見胡旬切公時為博十也愈百

與李翱書與李翱書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或无足嗟乎子之言意

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

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

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無此一事耳足下謂

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為者時

人能知我哉有所字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開

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後

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

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

其故地是亦難矣張下或有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

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有得字或以

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

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安所為乎知打

